

# 國軍印緬血戰記 (下)

劉建章·李珍

## 一路直下擊敗強敵

### 孟拱河谷作戰

孟拱河谷下游作戰，為緬北反攻作戰中最艱苦之一階段，我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，與敵激戰半年，先頭部隊抵達孟拱河谷之出口，軍（駐印軍）主力及作戰必需之勤務支援，仍拘束於縱長約兩百里狹長之河谷中，形成特別脆弱之狀態。敵則踞有封鎖河谷之卡馬英，孟拱、密支那三大戰略要點，鐵道、公路、水路均可通達，交通便利。孟拱、密支那尚有前進機場，可供敵空軍直接支援之用。戰場之形勢既殊，戰略態勢於我極為不利。如不謹慎指揮，穩紮穩打，難免不為敵所乘。無奈史迪威將軍當時未察及此，貿然以有限之兵力，對卡馬英（新二十二師攻卡馬英）、孟拱（新卅八師攻孟拱）、密支那（中美混合支隊攻密支那），三大戰略要點，同時發動攻擊，顯然違反兵法上「每次作戰，祇能爭取一個戰略目標之原則」，犯兵家之大忌。若非新二十二師勇猛大膽鑽隙挺進，迂迴敵後，于索卡道會戰中，迅速圍殲日軍第十八師團，及時派兵奪取沙貌（Samaw），截斷日軍唯一補給線之密（密支那）、曼（曼得勒）鐵道及公路，阻止日軍增援，迫使孟拱、密支那敵之守軍，陷于彈

盡糧絕之困境，被我各個擊破。否則，勝利誰屬，尚難逆料。亦惟有新二十二師，以神速果敢之行動，出奇致勝，先殲當面敵軍，繼斷敵歸路，開勝利之先河，厥功至偉。緬北戰場，由於該三大要點（卡馬英、孟拱、密支那）之會戰勝利，奠定國軍打通中印公路，及規復中部緬甸之基礎，戰略意義至為重大。

一、卡馬英之攻略：新二十二師索卡道會戰，圍殲日軍第十八師團，（欠二營），附第五六師團之步兵二營，軍屬重砲二營，速射砲一營，被我新二十二師附第五十師之一團，壓迫於卡馬英以北索卡道之泥沼地區，斷其大小退路，幾被我全部殲滅，俘輕重大砲五十六門，載重卡車一九〇餘輛，步機槍近三千枝，戰術上言之，實為森林殲滅戰之典型。可謂完全勝利，因敵主力第十八師團被殲滅，致使第二及第五十三師團增援部隊，被我各國擊破，影響緬北整個局勢，使敵對孟拱與密支那無法守備。我新三十八師之一二團，適時截斷卡馬英以南公路，扣留第二師團第四聯隊之向北增援，亦有功於卡馬英之攻佔。

二、孟拱之奪取：孟拱守軍為第五十三師團之一部，英軍第三師第七十七旅，本已攻抵孟拱城郊，唯因戰力損耗，不僅不能繼續其任務，反

被敵困。後我新三十八師之一四團出敵意表，于孟拱以南祕密渡河，一舉克復孟拱以南要點，並得新二十二師對東翼鐵道公路遮斷之呼應，方垂手攻佔，實為國軍最大榮幸。反之，如為英軍攻佔，因其宣傳力之強大，則國軍緬北戰果，必致黯然無光。

三、密支那之圍攻：第五十師之第一五〇團，奇襲密支那機場，及空運部隊當晚之迅速降落，使敵驚為天兵下降，措手不及，不僅收奇襲效果，且開國軍空運大部隊於戰場，啓戰術上之新紀元。於全軍士氣及駐印軍戰術思想，有極良好影響。唯爾後密城奇襲之失敗，致演成圍攻之下策，出人意料。其指揮官及部隊，均有其錯誤。爾後兩月餘之圍攻，因指揮系統未確立，部隊未受攻城之訓練，兵力火力運用未恰當，致國軍損失過大，計傷亡五千餘人，為新二十二師八個月全戰役傷亡之總和。美方指揮官調免四次，在戰術及戰鬥技術上，實無可模範之處。然密城最後終能攻克，在戰略上乃為最大之成就，一般影響，尤為龐大。敵守城指揮官水上源藏少將，亦兵敗身亡。當密支那攻克後，新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將軍，曾蒞密城視察，廖將軍認為密支那久攻不下所犯之最大錯誤，一為未乘奇襲之當時盡全力攻克，以致再衰三竭。二為未能以有力之一部

，渡過伊洛瓦底江，截斷密支那之後路，使敵之守備部隊發生動搖。廖云：果如此則密城早已攻下矣。

### 史維古 (Shwegu) 之作戰

國軍於規復緬甸北部，攻略卡馬英、孟拱、密支那諸戰略要點後，適逢雨季，乃暫時休兵整補，充實戰力，積極完成再戰準備。以新三十師及新三十八師為基幹，編配戰鬥與勤務支援部隊，編成新一軍。另以第十四師、新二十二師、第五十師為基幹，編配戰鬥與勤務支援部隊，編成新六軍。新二十二師及六五團各奉頒榮譽虎旗一面。師長廖耀湘將軍，奉頒青天白日勳章（為最高榮譽勳章，相當於現在之國光勳章），並擢升為新編第六軍首任軍長。稍加部勒，即揮戈南指，分三路強渡伊洛瓦底江，展開中部緬甸之反攻，東路以新一軍為主力，由密支那攻取八莫，準備進出南坎 (Na Mham)，協同滇西國軍，夾擊滇緬邊區日軍。中路以新六軍為主力，由孟拱直取史維古，準備進出新維，包圍滇緬泰邊區日軍而擊滅之。西路以英軍第三十六師為基幹，配屬國軍第五〇師之第一四八團，及一〇五榴砲與四二迫擊砲各一營，沿密 (密支那)、曼 (曼得勒) 鐵道攻取卡薩 (Kottha)，準備會攻緬京曼得勒，截定中部緬甸。新六軍以新二十二師為前鋒，由孟拱向叢林鑽隙南下，斬荆闢路，直撲伊洛瓦底江北岸，當面敵軍為第二師團第十六聯隊之第三大隊，附偽緬軍一部，扼守伊洛瓦底江南岸，天塹險阻，飛渡困難。但新二十二師之企圖旺盛，指揮適切，行動機密，故能出敵不意，一

舉分數處渡江，擊滅沿江敵守軍而襲佔之，使敵不及集結兵力，以實行堅強抵禦，首開下半年第一期緬北勝利之基端。史維古之攻佔，對於戰略上之成就最大。蓋該地源伊洛瓦底江南岸，形勢險要，為卡薩、八莫間水陸交通之中心。向南可直趨臘戍、眉苗 (Maymyo)，與卡薩及八莫形成一道天然堅固防線，自被我軍攻克，敵中央陣線已被突破，卡薩、八莫之敵，立感嚴重威脅，敵主力當即被迫後撤，僅以小部困守八莫、卡薩、印道 (Indaw)，希圖阻滯我主力之南進。

### 攻克八莫會師芒友

#### 八莫之作戰

八莫為緬北重鎮，控制伊洛瓦底江上流，為進入中國雲南，及進兵臘戍之必經要點，故為兵家所必爭。新一軍以排山倒海之勢，奮勇南進，當面敵軍為第十八師團之殘餘部隊約千餘人，扼險死守，戰鬥進展困難。我新二十二師襲取史維古後，乘勝揮戈東指，截斷八莫敵軍向南退路，逕搏八莫市街，與新三十八師完成戰場會師，全面包圍，壓迫敵軍退守市區，成為甕中之鱉。擔任攻城之新三十八師，未能及時壓縮包圍圈，大膽突穿割裂，分區圍殲，遂使困守八莫之敵，尋隙突出包圍圈，而致功敗垂成，實為戰術指導上最大之失算。

明萬曆十二年征西將軍劉綎，亦曾遠征至八莫，召集各路土司，在八莫附近之廟提 (Myot Ht) 對岸亦即太平洋 (Taping) 南岸立碑誓石，碑為花崗岩質，長六尺，寬四尺，碑正中刻「威

遠營」三字，左刻大明征西將軍劉綎壇誓衆於此，誓曰：「六慰拓開，三宣恢復，衆夷格心，永遠貢獻，洗甲金沙，藏刀鬼窟，不縱不擒，南人自服。」右刻受誓：孟養宣慰司，木邦宣慰司，孟密安撫司，龍門安撫司。萬曆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立刻。劉綎當年特選定八莫附近為立碑誓石之地，其用意不外以八莫作為開拓「六慰」，恢復「三宣」之永久根據地。至於碑文中所載「不縱不擒，南人自服」，意即佔有八莫南北地區，便已取得戰略上之優越地位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，使邊人拱手自服，可見八莫在戰略上所處之形勝，自古即為兵家所必爭之地矣。

#### 卡薩作戰

卡薩位於伊洛瓦底江及更底宛河之交匯處，為曼得勒北方之門戶，東連史維古及八莫，形成沿江天塹，地勢險要。惟新二十二師奇襲史維古，中央突破成功，形勢已非，迫使敵軍臨時抽兵增援中央正面決戰，企圖防堵我軍之縱深突穿。因而卡薩正面，僅留置一個鐵道守備隊（相當於一個團兵力，惟僅裝備輕武器）任鐵道沿線之警戒，惜西路英軍指揮官，未及時窺破敵之弱點，趁虛直取卡薩，加以部隊訓練不精，缺乏戰鬥紀律，反遭敵軍襲擊，蒙受意外損害。如唐尼 (Tawngni) 車站戰鬥，敵守軍百餘人，佔領約三百碼平方面積之竹屋二十餘棟，築有簡易工事，阻滯英軍南進。英第三十六師以第十四旅為主攻，申請戰鬥轟炸機一大隊，輪番炸射半小時，繼以山野重砲六十餘門，行三十分鐘攻擊準備射擊，敵軍陣地區域彈如雨下，寸瓦無存，全為彈片

塵土覆蓋。英軍縱隊前往佔領，未見敵踪。官兵隨即卸鋼盔、背包、架槍休息，黃咖啡品嘗，似已忘記大敵當前。旋車站東百餘碼森林中，有敵機槍急襲射來，英軍官兵丟盔棄械，落荒逃命，人如潮湧，潰不成軍。適時新六軍廖軍長巡視英軍前線，獲悉此情，立命我第一四八團及時增援破敵，才挽回頹勢。隨即要求英軍第三十六師師長，史萊姆(Salam)中將改以第一八四團為主攻，儘速奪取卡薩，以掩護軍之西側背安全。

### 瑞麗河(Swili R.)流域作戰

瑞麗河爲怒江(Nuchang)之支流，經晚町向東南向緬中，爲北部緬甸山地與平原之分水嶺。我新二十二師于八莫與新三十八師完成戰場會師後，隨即轉鋒南下，鑽隙挺擊，襲曼大(Manana)取西于(Segu)過關斬將，掃滅敵補充後之五六聯隊(由敵第十八師團殘部整補編成)強渡瑞麗河，直指臘戍，威脅臘(戍)晚(町)公路，迫使敵軍由南坎地區向芒密(Mamye)總退却。啓滇緬公路開放之端基。我軍先頭乘勝進逼臘戍，距緬京曼得勒不及百公里，爲當時作戰神速，進展最遠之部隊，預期一週內攻克臘戍，盡殲滇緬泰邊區之敵，及早開放中印公路。惟此時國內戰場，寇犯獨山，貴陽告急，重慶震動，命抽調新六軍主力空運回國馳援，留置第五十師，協同新一軍，繼續完成開放中印公路之歷史任務。但瑞麗河流域作戰之勝利大有助於爾後南坎之攻略。

### 南坎作戰

南坎位于滇緬邊陲，居史迪威公路與滇緬公

路之交會點，西北至八莫，東北至騰衝，東南通臘戍，爲緬甸東北之門戶，地勢險要，屏障一方。南坎作戰，就全般戰略態勢言，乃係駐印國軍與滇西國軍分由八莫、騰衝兩方面，對踞守南坎中央位置之日軍，實施外線作戰。必須在戰役之整體戰略構想下精密設計，統一指揮，確保兩方面軍之連繫，管制及協同兩方面軍之行動，連續取攻勢，壓迫敵軍，向南坎會師，對敵形成戰術包圍，分進合擊，會殲敵軍。但事實上則不然。駐印國軍係受命于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蒙巴頓將軍指揮，滇西國軍則受命于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公指揮，兩戰區間既未建立通信連繫，兩方面軍又爲高黎貢山所隔絕。其作戰行動，自無法密切配合，形成分進不能合擊之各自獨立作戰。已處于外線作戰極不利之狀況，適于敵各個擊破之好機。如當時指導作戰之日軍指揮官河邊正三大將，能師承拿破崙，精通內線作戰之奧秘，機動集中兵力，形成局部優勢，利用兩方面國軍之分離，實施各個擊破，國軍難免不遭其毒手。諺云：「戰爭是錯誤的累積，錯誤多者敗，少者勝」。

南坎作戰，盟軍在全球戰略上，無統一指揮與整體戰略構想，犯下重大戰略錯誤。但日軍亦未能善用內線作戰之有利狀況，實施各個擊破，乃指揮上之重大錯誤。本作戰歷經卡的克(Katbu)南坎、新維三次最激烈會戰，擊滅敵軍第三一、五三、五五、五六等師團各一部終獲勝利，實屬難得。

### 芒友(Mongyu)會師之作戰

南坎攻下後，我軍迅即向中印公路與舊滇緬

公路之交會點——芒友挺進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，我軍攻下芒友。此時滇西方面之遠征軍，亦向芒友挺進，一月二十八日，駐印軍與滇西遠征軍在芒友會師，當日爲「二八」十三週年紀念日，曾於預定會師之廣場中，舉行會師典禮，並高唱：「打到東京去！」芒友會師是東京會師之先聲！等口號。芒友會師後，中印公路全程打通。並肅清滇西殘敵，開放西南國際通道，於一九四五年二月正式通車，使美國租借法案援華之軍需物資，計十八個師之美械裝備除空運外，一部份經由印度陸運入滇，對抗戰後期之反攻整備，頗有貢獻，爲紀念史迪將軍之辛勞，先總統蔣公於通車之先，即命名中印公路爲史迪威公路。史氏雖於緬戰有功，但於援華法案與反共立場，甚有負於中國，於此可見先總統蔣公之仁德也。

### 喬美(Kyaukse)會師之作戰

民國三十四年——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我五十師攻下南杜(Nandu)後，繼續進擊西保(Hsipaw)，西保爲從臘戍往曼德勒緬甸國道上之重鎮，敵軍曾作頑強抵抗，然而因獸之門終於無法挽回其厄運，三月二十三日被第五十師攻下。西保以西地區，原屬英軍作戰範圍，第五十師爲擴張戰果繼續向西前進，於一九四五年亦即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攻佔喬美，勝利結束國軍遠征最後一場戰鬥。喬美雖爲英軍作戰地區，然英軍第十五軍，躑躅於更的宛江西岸長縮不前，此時乘我緬北戰役勝利，已擊滅日軍主力，向緬京曼德勒追擊之際，始迅速越過更的宛河，

與國軍會師於喬美。英軍在印緬戰場名義上雖與我並肩作戰，但實質上是乘機拾取國軍勝利果實，專為等待接收收復地區之地方政權。暴露其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。尤可怪者一九五〇年我政府撤守大陸時，英政府迅速承認匪偽政權。對國軍在緬甸之仁安羌與孟拱兩次為其解圍之情誼及英在爾、科希瑪、卡薩等地國軍及廖耀湘將軍主動對其救援之道義全然不顧，殊令人鄙恨。

## 鐵血隊伍勝利之光

印緬反攻戰役，係基于魁北克會議之決定，定名為首都作戰，為對軸心國家作戰之全球戰略之一環。亦係中英美聯軍之聯盟作戰。前後歷時三年八個月，殲滅日軍十餘萬眾，打通中印公路，光復緬甸，獲致輝煌勝利。乃我駐印軍官兵之血汗所締造之碩果。為國軍在二次世界大戰史中，寫下最光榮之新頁。揚國威于海外，雪甲午以來之國恥。戰後英美兩國競相邀功，發佈緬戰之輝煌戰果，表現出戰勝者之英雄姿態，實則真相如何？特列舉以下數端，作為本戰役客觀公正之結語。

一、本戰役從外象看，是中、美、英之聯盟作戰，實則大小戰役皆以國軍為主力，參看各國參戰兵力，即可知戰場主角為誰。中國軍：八萬二千人（兩軍轄五師，九獨立團及戰車兩營）。美軍：一萬人（陸軍一旅，空軍一聯隊）。英軍：兩萬五千人（中期一師，末期一軍轄兩師）。二、國軍訓練精湛，鬥志堅強，戰術指揮及戰鬥技能，均臻上乘。故能驍勇善戰，以一當十。

。如大洛之鑽隙蹈瑕，孟關之迂迴殲敵，傑布山之中央突穿，高魯陽之戰技制勝，英克塘之堅苦奮戰，卡馬英之完全殲滅，孟拱之聲東擊西，密支那之顛倒正面攻擊，史維古之挺進襲取，八莫之會師合擊，瑞麗河之鑽隙挺擊，南坎之包圍會攻，均所向披靡，贏得輝煌勝利。使併肩作戰之英美軍，相顧失色。戰後緬戰日軍指揮官河邊正三大將曾云：「中國軍隊，裝備美國武器，才是世界上最堅強之軍隊。」戰場是試金石，優勝劣敗，國軍英勇奮戰，獲致全勝，揚威異域，載譽盟邦。

三、英軍戰鬥技能不精，重視集體安全，缺乏冒險犯難之犧牲精神，不講求實力取勝，專事投機取巧，以求僥倖之成功。如國軍南坎作戰勝利，擊滅緬北日軍，向緬中追擊之際，位于印度英法爾之英軍第十五軍，迅速渡更底宛河西進，拾取國軍戰勝果實，搶佔緬京曼得勒，接收光復地區政權，擺出佔領者姿態，暴露出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，殊令人鄙恨。俗云：「英國無永久的朋友，祇有永久的利害，合于利則動，不合于利而止」，大戰結束後，大英帝國隨之沒落，非無因也。

四、美軍指揮官史迪威中將，于第一次緬戰戰敗後，棄軍逃走，迫使其指揮之國軍官兵，由杜聿明將軍率領，橫越野人山，向印度轉進，冤枉犧牲我軍兩萬餘眾，若非于反攻緬甸戰中討回血債，瀚雪前恥，則所犧牲之兩萬餘眾恐將永遠成為異域冤魂而不能瞑目也。迨魏德邁將軍接任中國戰區參謀長，才與我衷誠合作，調和中美

關係，增進傳統友誼，協助整軍備戰，指揮飛虎隊及第十航空隊，積極爭取空中優勢，支援國軍地面作戰，以及空運部隊赴印，增進駐印軍兵力，對反攻緬戰之勝利，頗多貢獻，迄今猶令人感念不已。

五、日軍長于計畫作戰，正面戰鬥力堅強，戰鬥技能精練，惟應變力差，拙于應付意外狀況，根據印緬戰役三年來作戰經驗，凡正面攻擊，損傷大、戰果少，包圍襲擊則反是。如大洛及腰邦卡之戰，我軍各以一連兵力，斷敵退路，迫敵束手無策，為我寡兵擊破。孟關、孟拱、史維古，及西于之挺擊奇襲，敵被迫望風喪膽，丟盔棄械潰逃。索卡道與密支那之迂迴包圍，敵技窮智盡，被迫困守就殲。凡此種種，皆足證日軍指揮官缺乏臨機應變之處置能力。

總之，國軍印緬戰役，雖獲全勝，但亦贏得不易。賴我將校之戰術指揮，部隊之作戰實力，與戰鬥技能之均臻化境。經受最嚴格之考驗，發揮最偉大之價值，堪稱世界第一流勁旅。先總統蔣公會云：「戰力是精神乘物質」。中國駐印軍因有卓越之指揮，專精之訓練，堅強之鬥志與復仇雪恥之決心，加上現代化裝備，故能以一敵十，所向無敵。美軍駐華陸軍司令麥克魯將軍亦云：「中國如有新六軍同樣部隊十個軍，非但無內患，且將無外侮」。其對我新六軍之器重與讚譽，可見一斑。新六軍嗣奉國民政府頒授榮譽虎旗一面，軍長廖耀湘將軍，並由美國頒授自由勳章一座，英國頒授十字勳章一座，實至名歸，決非偶然也。